

其論亦未通詳義考文粗得其意手字元應是土誤加首畫耳說頗簡明此段大意謂人處道中如魚在水不可須臾離苟失道於身而欲假之於外類望監河侯之邑金何足以濟目前之急大鈞巨緇喻所操者大則其得必豐累當作縲綸也風下俗字為冗出於誤筆此古人之守道久而見功不可責以朝夕之效及乎涵養成就見之設施澤及萬物豈止澗河東蒼梧北而已哉鮒魚下忿然作色四字誤筆重出縣平聲高名本間之說為優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八 卷三

武林道七楮 伯勇學

外物第二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髮摩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顛徐別其顛無傷口中珠

郭註詩禮先王之陳述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儒者乃有用之以為姦則述不足恃也

呂註小人之儒資先王之言以濟其不義何以異此

疑獨註先王之世已遠儒者有資其迹以為盜而至於發冢猶舉逸詩以諷亡者兼證口中有珠宜取之也夫仁義之迹大故田恒資之以竊國詩書之迹小故儒者資之以發冢由詩禮之迹充之以至於仁義由發冢之心充之以至於竊國不可不謹也

碧虛註詩以導志禮以導事皆垂訓以翼扶治道者也君子則持詩禮以脩身小人則誦詩禮以為盜君子少而小人多故聖迹之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夫盜不掘夷齊之冢必廢桀紂之墓者蓋有以致之是故多藏必厚亡老氏之深戒

腐齋曰義此喻當時遊說之士借聖賢之言以文其姦者自上語下曰臚臚傳者大儒為首而告其下青青之麥二句賦墓田下二句譏富者古逸詩也接其髮而下教其取口珠而無損也

詩禮之於天下所以正治道而防其流與法並行使人有所興立也聖人世不常有故其為慮也深思有以盡革天下之弊出於禮必入於法合於禮而法可除聖人之心本無而已奈何季世薄俗有資其迹以為姦者至於發冢而不恤則非獨害及生民死者亦不得安於泉下其流毒可勝道哉而猶舉詩語以諷可謂為所不當為用所不當用也南華

憫世真切而無所效其力遂旁譬曲喻以致意焉至若魯號多儒及數其實而儒者一人則此章非無為而言蓋欲誅其心而正其教使之為詩禮所當為盡儒行所當盡又將以示時俗厚莖之戒起後世淳朴之風一舉網而衆目張於治道豈小補哉

老萊之弟子出新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倭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感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亮而非榮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郭註長上促下耳却後而末倭視之偶然似營他人事者謂其能遺形去知故以為

君子捐而退受其言也設問令老萊明其不可進一世為之則其迹萬世為惠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略無不及之事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隱括進之謂也順之則全靜之則正事不遠本故其功每成矜不可載故遺而弗有也

呂註老子孔子初無間然世之學孔子者沈迹而不得其心故莊子有是論自脩上促下至誰氏之子以貌求聖人者也躬矜躬行而矜之容知則非威德若愚者夫大亂生於亮舜之間今不忍一世之傷而有為以救之是驚萬世之患也豈富有之業固窶耶將亡其謀而有不及耶言皆不在是也夫惠非大知然以歡樂為驚終身之醜猶且有所不為至有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者此中民之行進焉耳況體道君子其可若是乎豈不能絕素聖知兩忘善惡皆驚萬世之惠者也道無不為而反焉則無非傷無為而動焉則無非邪安有可貴而

譽之哉豫若未涉川猶若畏四鄰躊躇之謂也奈何載而有之以為非矜不可得也疑獨註末肩背倭倭然耳後貴人之相視若營四海言廣見無私躬矜容知謂未能無經世之迹業可得進進於道也夫仁義聖知者聖人不忍一世受害故為之以救當時而後世資其迹以為害以聖迹治世抑使人陵辱至於固陋貧窮又忘其簡易之理而不及真道也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中民性可上下進之則上達何必惠焉惠者小人所懷故君子不取相引謂趨名相結謂樂隱趨名所以同民患樂隱所以充己欲二者皆有所偏所以為中民相忘而閉所譽無是亦無非矣人之性反則傷順之則全動則邪靜之則正躊躇不遽故能順性命之理而每成功欲速則不達也孔子載道以行當時終有矜色故老萊告之以此

碧虛註躬矜謂其欲明汗容知謂其將驚愚故皆令去之一世之傷數也含容則苟

免萬世之忠迹也。驕驕則不救，復詢仲尼。歷聘遭難，守道堅固，致此貧窶，耶或亡其謀略，事業弗遠，耶以惠為悅，而驚物者聖人之所醜也。中士之性易誘，世治則援引，就名世亂則交結，退隱仲尼，述作皆夷堯而惡桀，若泯絕聖迹，毀譽何有。順世者不逆，故自全靜慮者不挽，故自正。聖人從容行道，功業自成，成猶不居，況不成乎？忘言則無累載，紀則矜名也。

腐齋曰：義末微也。言背微曲視者，營四海。即蒿目以憂世躬，矜汝身矜持之行，客外飾知思慮，終同傲汝。既如此，是宜窮也。以名而相汲引，以隱蔽之計，相交結，皆庸人所為。堯桀兩忘，則無毀譽矣。反謂背自然之理動而弗靜，無非邪僻。聖人不得已而後應，所以每每成功。汝奈何以矜持之志自負耶？

老萊弟子形容夫子狀貌，見於三語末句，似得聖人之心，非具絕塵眼未易道。此與關史仇璋狀文中子之語相類而

其師已知之。聖賢心通神會，若此躬矜謂全身是誇耀容驕色，知多謀皆足以召患，故令去之。驚一作驚為優言，不忍一時之患為仁義以救之後世，殉迹成弊，馳驚而不止也。抑固窮窶，實輕於用世。

耶或無謀而慮弗及此，耶何歡於為惠之心，形見於外而不可掩耶？蓋機夫子連連遊聘，徒自困其形神，是馳驚終身之醜。庸民之行進於此耳，進則相引以名，退則相結以隱，譽堯非桀，由此而生。

若兩忘非譽堯桀，美辨哉。反謂反前所言不能兩忘者，則愛惡存懷，與物皆傷也。動謂內無定見，喜譽惡毀者，則隨物趣舍於行為邪也。是以聖人待時而動，徐以興事，每有成功，奈何自負其能，終不免於矜也。夫子之與老萊，猶出為堯而隱為由南華寓言以警世之不知時，而強為以要譽者耳，非實貶之也。

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闖阿門，曰：子自寧路之淵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元

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刻龜七十

二鑽而無遺。笑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笑不能避劍腸之患，知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郭註：神之不足恃也。如此唯靜然居其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為全，不用其知而用眾謀，猶網無情，故得魚小知自私，大知任物去善則無所慕，無所慕則不驕而自善，沈然無習而自能，非跋而學彼也。

呂註：龜有知而不得免，患有神而不能避，網是為有所因，有所不及為道者所以絕聖棄知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寡不勝眾，其情得矣。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鵜鶘有知

網無知也故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則治國者何以知為哉嬰兒無石師而能言苟以知而與天下之民處其能使之不知乎

○ 疑獨註善知人之吉凶龜之知也刺而不喪其靈龜之神也然而不逃余且之網不免元君之厄是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夫聖人者聚眾人之善并天下之知所以為至知也凡無情於物然後能得物故魚不畏網而畏鷓鴣去小知則知周萬物去小善則善出天性嬰兒無師而能言漸染而不覺豈用知以求之哉

○ 碧虛註龜七十二兆八九之數故關子明易傳以七十二為歷法蟾蜍辟兵而不免仲夏之殺雖明將旦而莫逃鼎俎之難靈於彼必昧於此是謂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眾忘多知魚畏有心能去知人之知而養自知之明去離道之善而保自全之善則近道矣嬰兒淳朴漸散與能言者處也既能言矣分別是非而利害生焉

○ 腐齋曰義阿門曲側之門名之以知則有窮時人有至知者豈能勝萬人之謀鷓鴣有心害魚非網比也我有心彼亦有心能去其小知而付之自然則大知明矣去吾為善自名之意則善自歸之石同碩碩大之師能教人嬰兒不待教而能言皆自然之喻

○ 寧路淵名神龜所居為清江使河伯之所則以知而見役策由清入濁所以不免乎患猶能見夢於元君則其神靈未泯也龜陰物而介色白應陽其圓五尺配五行也卜殺龜而吉明此不為己私雖不利於己而能著靈於人也七十二鑽而無遺策言其材美上符天候然而入網莫逃剝勝不免者其神其知有時而窮皆不足恃若不為清江使而曳尾於塗中以全無知之知不神之神斯為至知至神矣又何有網罟之憂哉此章與史記龜策傳相類但彼作漁者豫且即此人是故有至知者慮眾人之謀得

以勝之而不敢全恃眾知之謀無異鷓鴣之於魚非若網之無心而可避也欲避患者當去自己小暗之知而取眾謀以為知則大明而周物是以去已善而天下之善歸之如嬰兒與能言者處久而俱化不知所以然而然也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八